



目 录

CONTENS

上 册

圆明园情结	临 青(1)
洱海明月	张士敏(4)
只在春天盛开	白 莹(7)
独访三生石	萧丽宏(11)
雪窦山	小 咪(14)
蓝田玉	芊 芊(19)
寻访艾丁湖	杨振伟(23)
油菜花开的季节	刘舰平(26)
静静的乡村	金秀成(31)
月 夜	王馥莉(34)
夏	白 莹(37)
林海美人	赵 耀(39)
故乡月	王柳清(43)



我的家乡·····	刘风芝(46)
游白江洞水库·····	小蓉儿(49)
老 井·····	陈艳玲(51)
清系江南·····	浩 灵(54)
走近高山岛·····	崔学明(59)
乡 情·····	朴尚春(61)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刘 雨(66)
九曲银河·····	温淑珍(69)
初升之月的魅力·····	彼得·斯坦哈特(73)
桃 园·····	涌 津(78)
雨夜·温情(外二篇)·····	张元梅(82)
日 落·····	张艳姝(86)
夏月(外六章)·····	晓 缘(88)





写给永远的朋友·····	孙 菁(93)
故乡行·····	段浩然(95)
春 雪 ·····	孙福熙(105)
老梨树 ·····	程 远(107)
初 夏 ·····	周雅麟(110)
经过西湖 ·····	金永先(113)
无锡是个好地方 ·····	尹淑华(117)
延安记事 ·····	朱增泉(120)
旧 居 ·····	杨 宇(124)



3

下 册

奔腾的水窖 ·····	贺海涛(127)
钟情大西北 ·····	石 英(130)
走进科尔沁草原 ·····	陈玄珠(137)
长城秋雨多 ·····	贾宝泉(142)
夜来春 ·····	葛昌永(147)
登晓峰岭 ·····	苏 南(151)

鸭绿江,我永远的情思	李 颜敏(154)
冬 青	徐 文(158)
鸟 语	马立新(161)
小 巷	杨 晗新(163)
家乡的雨季	雷学胜(168)
红岩听雨	晓 荷(173)
走进雪野	龚后雨(176)
静静的水杉林	陈章媛(178)
大海日出	德富芦花(184)
山村夜曲	千 里(186)
梭梭柴	杨天戈(188)
俯瞰的美感	杨世膺(191)
秀山拾趣	王万云(195)





我的家在横道河边	宁鸿升(198)
走近腾格里边缘	黎 楠(202)
春天的夜晚	王玲芝(205)
含羞草	薛尔康(207)
拉萨的天空	王宗仁(213)
星 海	笳 生(216)
罗浮秋色	楠 枋(219)
荒原白描	向 晨(224)
集安柳	玉 山(231)
雪 夜	徐梅俐(233)
上屋顶看星星	江 儿(237)
夜的声音	Donna Watson(243)
童 趣	王涌津(245)



这一切画面以及画外音，在你凝视日头下的水窖时都可似品茶一般品出卓尔不凡的彪然特色来。



奔腾的水窖

〇〇……贺海涛

水窖平静，可在我心中这水奔腾。

有一年回老家陕西农村，发现一家好几口人却用一盆水洗脸，洗完脸再洗脚，我当时觉得农村人真是太小气，在新疆以及各地的城市，人们在家里顺手拧开水龙头就有源源不断的“大河”被牵来了，而农村人都那么“抠水”。

后来在老家住得稍久一些才知道，这水是马车从远处驮回来的，驮回来灌进院中深筑的水窖，用的时候把拴着绳子的木桶吊下去然后再吊上来，在这一降一升之中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咂巴咂巴的滋味儿。几辈人都这样过来了，一切风俗和民谚都与这水有关，话说得大一些就是文化渊源，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这是什么水呀？你往水窖里望进去，也许有沉淀物吧，不可能清澈见底，有些混浊的层次托起了接近清亮的水，在这水里我照见了天空白云按下的让我求享的思考之颅，我看见了水窖里的我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

人们盘腿坐大炕上，夜风穿过窗棂把家谱和故事唠家常一样吹来吹去；

纳鞋底的姐姐望着青色果树上的期待的果子出神儿；

有三十郎当的汉子清晨肩扛铁锹出门吼一声威风而干烈的秦腔，撕心裂肺而又勇武悲壮。

而在大山的腹部，民工们在明亮的隧道城艰辛而果决地穿凿。

与闹市相比，这乡间特有的清静里总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躁动。

在看似麻木中有变化。

这一切画面以及画外音，在你凝视日头下的水窖

128 时都可似品茶一般，品出卓尔不凡的彪然特色来。

这水，隐忍、克制，有一种坚韧不拔一泻千里的沧桑感，有一种大起伏之后的浑黄的平静。原来这是从引黄工程引来的水。

水窖平静，可是黄河在期间奔腾，伸开手，五指奔腾，仰颈啸出“风在吼，马在叫……”



神州万里幅员，我最钟情于大西北。

钟情大西北

○○……石 英

通常人们提起大西北，往往与寥廓、荒凉以至贫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心目中便与广东、江浙、山东半岛等经济发达的较富庶区域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大西北，有人或则望而却步，或则浅临即返，难生留恋之情。

当然也有毕生挚恋的钟情者，以至魂系西北，骨守漠丘，奉献出一腔热血浇灌那河西杨柳、沙洲稻菽。对大西北钟情的心声呼唤着柴达木油流，与腾空神箭同啸……

我未曾在大西北久居，但近二十年来也曾数度因公赴西北地区，少则数日，多则月余。去得愈多，愈生骨肉之情。是那种感情上无间距，心灵上息息相通，见则亲，离则想的亲同骨肉的深情。



为什么？最初我也不得其解。西北地区既非我生地，又从未在那里工作过，连亲属也没有那里的，完全是一种缘分。最后，我只能归之于是性格气质上的相同，审美取向而使然。具体说呢？只恐难得精确。

可能这里暂时经济上不如沿海地区、某某三角洲发达，商品意识还不够“火”，栉比鳞次的高层“写字楼”、星级饭店以至“花园”、“广场”之类还没有达到雨后春笋般的密度；但在我，似乎也不过于苛求它。因为不同的地域有它各自不同的沿革和条件，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手画脚？也知道任何事情（尤其是比较艰难的事）怎能一蹴而就？何况我们到那里办事、观察体验，并非只为了尽尝珍馐美味的膏腴，也并非为了得住豪华套间而恍觉身披殊荣。更何况纵是稀世美饌佳肴亦不能永贮肠腹而不消，再豪华的套间也不能如蜗牛负壳而永世扛在肩背。大西北之于我的吸引力显然不是这些，也不可能是这些。

那么，是哪些东西吸引了我，使我深深眷恋？

是那黄河两岸、丝绸之路上的无比丰富的文化遗存吗？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主要尚不是诸如那威



风八面、仪仗隆盛的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寝宫”乾陵，也不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最后被迫香消玉殒的马嵬坡杨贵妃墓，更大胆地说，对于我主要也不是号称世界几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和世界级艺术博物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而是范公仲淹在陕北屯兵抗敌御侮的遗址，青年将领霍去病倾倒皇封酒以犒赏众军的酒泉故池，左宗棠西进时沿途植下的“左公柳”和林则徐因销烟获罪遭贬流放至伊犁的遗踪……这些是万古正气的源泉，这些是大义凛然的显形。经过这些地方，我听到的是金戈铁马的余音，看到的是冰河碎裂春水涌流的清影，感受到的是不乏悲怆却发人向上的伟力。

古老吗？也很年轻——凡有人在，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姿影，这样的力量永远将成为人生的主动脉；否则，大地就会失血，万木就会变得十分苍白。因此，不只是仅为怀古而恋古，实在是为取经借力而来。

诚然，大西北大而难免有些荒凉，地域辽阔而非处处草木茂长。但不喧闹的另一面便是静谧，少人工雕饰的另一面是较多地保持了本真的天性。它静，

132 静得就像一个个彪形大汉在午休；在这时刻，周围的

一切生命也都屏住了呼吸；无形中，连我这外来人与同行者交谈也不自觉地变得低声絮语，仿佛只恐惊扰了冥冥中的什么神祇。但偶尔也有喧腾时，譬如说戈壁滩上空猛地一声炸雷，大晴天里便会下起一场揭天盖地的大雨，果子沟坡的钻天杨也会应声齐呼，艾比湖畔的阔叶植物也会猎猎击鼓！这种静中有动仿佛是为了提醒新来乍到的人们：莫要误以为空旷的戈壁滩就缺乏生命。有的，这生命不只是存在于动植物，而且是天地间蕴含着的那种内在生命力，它远比狭山细水、局促之地更宏大更强悍。也许因为它太大太壮阔，人们还顾不上着意去侍弄它、雕饰它，因此许多东西显然更自然更质朴，却也不是完全原始无序。有如钻天杨，齐刷刷地往上伸长，但并不因无人理正就任意侵夺友邻的空间；倒是因为有足够的阳光和空气使之各取所需，构成一个同登高格的绿林世界。又如宁夏的枸杞子，长得那么鲜灵、个儿大，较别地的所产质优味美，也使人觉得它们是多得自然山水的滋养，而较少受到大气污染和噪声的困扰，才保留和生发出更多的原汁原味。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前述的某些地区是迟了些或慢了些，有些地方人民生活还未达到温饱水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西北所有地区都穷，更不能说它在一切地方都无发展优势可言。其实，就大西北而言，它在地域条件优劣上是跳跃式的，呈现出错综驳杂的态势：它有沙漠也有绿洲，有雪山也有草原，有荒滩也有茂林，有寂然无声的天山落日也有高楼塔顶的皎月东升。当地人不无自豪地说：“我们这里是有水就有树，有树就有村。”在水草丰美之地，我见庄稼长势比沿海和中原地区绝不逊色，甚至还更领风骚。渠水动而稻麦竞姿，重穗低垂而风送喜讯，白兰瓜哈密瓜堪可矜夸，吐鲁番葡萄园自非凡品可比。至于西北的地下资源，有如戴面纱的绝代仙子，一旦拂去黄土，便会托出旷世珍宝。且不须赘言此间的城市建设，如今也并非窳陋羞窘之相。相反是，不少中心城市的气派壮观并不比许多东南地区城市稍差，甚至还有一种舒放谐调的潇洒和不拘俗常的大气。融古风于今市有西夏、鄯善之余韵，

浴晨雾登高楼隐听丝绸之路驼铃。高昌、北庭古城虽尽成废墟，而奎屯、石河子等。新城相继崛起；玉门关、阳关古道风沙掩息了唐代边塞诗人的履踪，却有东西贯穿的欧亚铁路桥架烟云。何虑古道盛风不再？大西北优势不显？

人亦如斯。西北地区由于风沙侵袭，部分人面现“红二团”。其实“红二团”也未尝不是一种美。何况对于多数健男倩女来说，不仅没有“红二团”的特征，且有别处不具的性格和风采。男则粗砺诚朴，女则柔而不媚。前者有别处山野雄性之“憨”却绝少土气；后者有江南女子的灵俏却更富母性的善解人意。尤其是乌鲁木齐、伊犁等城市的女性，其气质其姿态往往令外来者感到惊讶！何以在远离京城、沪上的数千公里之外，中隔黄土高原、荒漠戈壁的边地，竟有这样多见世面的双眸？尽脱浅俗的大方？

神州万里幅员，我最钟情于大西北。并非故乡，远胜故乡——故乡之谓仍是一个狭小的概念。诚如骨肉，又非同血缘关系的骨肉至亲。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心灵天地与大自然空间的对接？是我这凡俗的目光



与大西北气格的共溶？还是历史与当今无比丰富的精神宝藏对我的吸引与呼唤？啊？巍巍祁连山的雪风，你能回答我吗？青海湖鸟岛上候鸟，你能将答案捎给我吗？



穿过人间历史的长长隧道，回眸相约二十世纪的伟人，在“春天的故事”里演奏下一世纪的辉煌大剧，恢宏的旋律回荡我人生之旅……



走进科尔沁草原

○○……陈玄珠

我刚踏上哲里木盟的科尔沁草原，昔日美丽的梦幻，即从眼睑间滑落。迎面苍茫的秋天，沉着宁静，带着辽阔粗犷的长风，思索地向我走来……

这闻名遐迩的苍茫大地，广袤无垠。古战场硝烟，奔驰的战马蹄声，已随剥蚀的岁月沉寂；今天它银色的沙砣、秋草，沉浸在风雨的回忆；高高挺拔的白杨，从秋的凉气里扬起向往翌日的明眸；那游动的枣红色马群、掠空的红嘴山鸦、长尾兰鹊的吟唱，搏动着生命的活力；以及湛蓝得奇美，空阔高远的天穹，梦幻般色调的地平线，都似乎蕴藏着神秘。

我和着秋风沉重的呼吸，疑惑地走向草原深处，



走近天边那道朦胧的风景区。

汽车沿笔直的柏油路，越过草场斑驳的寂寥。驶向闪着金辉的奶黄色芦苇。我惊愕地瞪大双眼，怕它转瞬即逝，然而它一望无际，连接天边阳光与泥土的焊接线，呈现既气势恢宏，又有璞玉般朴实、秀美，自成一帧诱人的风景，装扮得草原豪放飘逸，魅力无穷；我下车扑进这一人高的苇丛，它银色花羽，金色干叶，扬洒清新的淡香，沁人心肺，令我动情的热泪，盈盈欲滴。

啊，科尔沁草原，向我初吐它秋魂独特的妩媚。

九十年代牧民的住宅，早为运动的贫困划上句号；扎鲁特旗的一个个牧民新村，已无蒙古包的凄凉，那旧的勒勒车，也不见飘泊的踪影。蒙族扎西家的女主人，身着汉装，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平时汉装，冬时蒙装，每户均有三个住宅地：一是家庭固定住址，由三四间平房构筑的院落，全由老人小孩留守；二为牧区的牧堡，多是青年夫妻居住，圈养马、牛、羊是家庭生产所在地；其次则为季节性游牧点。